

绿世界

刘仁与绿川英子的中日情缘



在一次面对中国记者的采访中，长谷川晓子说的一句话让我感动，她说：「请把中日历史上这段美丽的故事告诉给年青的一代，希望中日世代友好，世界永远和平。」

王重旭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著

王重旭



刘仁与绿川英子的中日情缘

绿世界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王重旭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世界：刘仁与绿川英子的中日情缘 / 王重旭
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1
ISBN 978-7-205-08729-6

I. ①绿… II. ①王…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29897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印 张：13.5

字 数：202千字

印 数：1~10 000

出版时间：2017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艾明秋

装帧设计：琥珀视觉

责任校对：赵 晓

书 号：ISBN 978-7-205-08729-6

定 价：28.00元

1 桥头这地方	1
2 我是谁	3
3 爸、妈，你们在哪里	9
4 刘仁的家世	15
5 在东北大学	26
6 到北平去	30
7 远渡重洋	36
8 长谷川照子	41
9 “Verda Majd” ——绿色的五月	47
10 相识于东京	55
11 祖国在召唤	63
12 上海抗战	68
13 中国怒吼	74
14 南下广州	79
15 北上武汉	86
16 献金风波	93
17 辗转重庆	98
18 重庆大轰炸	102
19 文化工作委员会	109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20	周恩来说，你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113
21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	118
22	绿川英子与萧红	123
23	低潮中的重庆	130
24	文工委被解散	139
25	反攻杂志社	145
26	抗战胜利	153
27	重返东北	158
28	尴尬的相见	164
29	奔赴解放区	171
30	烽火化蝶	179
31	重修烈士墓	185
32	杨春晖的不了情	191
33	亲人们的坎坷人生	195
34	热在东瀛	200
35	女儿的愿念	204
	后 记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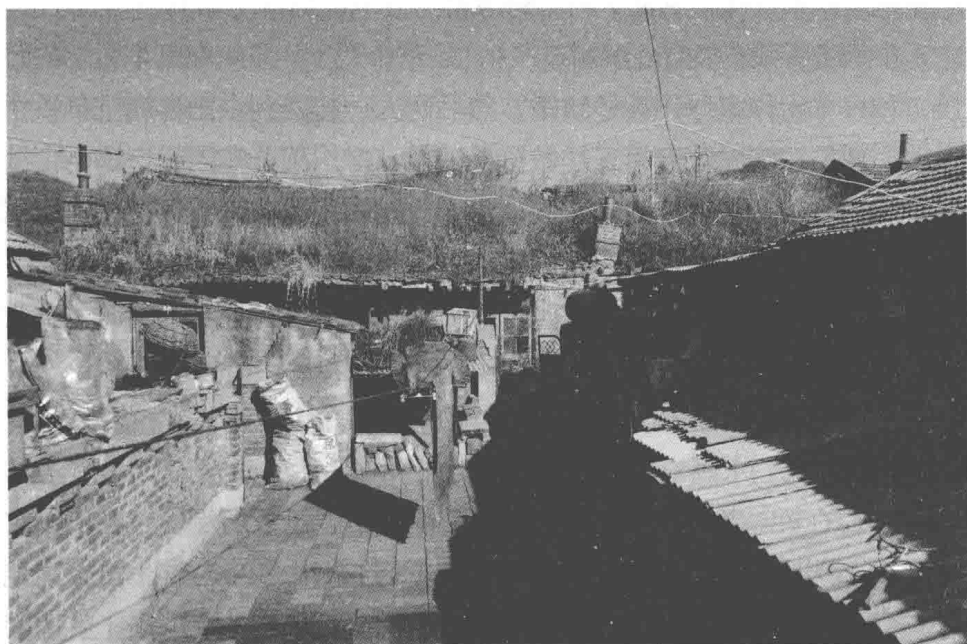
1 桥头这地方

我第一次到桥头是2013年。听说桥头要进行小城镇改造，有些日本人留下的建筑就要拆除，若不赶过去看看，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桥头位于本溪之南，四面环山，细河蜿蜒，白云缭绕，一条铁路横穿小镇南北。远远望去，小镇安安静静地卧在群山之中的那一片开阔的平地上。

桥头镇文化助理小荆是个热心的年轻人，对小镇了如指掌，带着我们仅半天多的时间，就把小镇浏览了一遍。

小镇有前街后街，还有一条当年日本人住的街叫洋街，尽管已经百年了，日本的那些建筑依然成片矗立着。每到一处，小荆都细心地为我



• 位于本溪市桥头镇的刘仁故居



们指点着，这是火车站，这是和田旅社，这是邮局，这是松中洋行，这是大慈洋行，这是日本小学，这片是日本侨民住宅。在铁路的另一侧，小荆还带我们看了日本铁道守备队的营房，里面有队部、宿舍、食堂、浴池、较场等，一应俱全。接着小荆又带我们看了“满铁”员工宿舍，他说，这里既为日本人提供住宿，又驻扎一个当时拥有最先进武器的日本机械化大队，这个大队在日本投降前，不知什么原因，就秘密调回日本了。

日本人在桥头足足待有四十余年，他们居住的洋街在当时已经很现代化了，他们修了自来水塔，在细河上还建了一个大的游乐场。小荆笑着说：“这些日本人一点都不见外，他们没把桥头看成是他们的临时住所，倒像自己的家园一样精心经营着。”

是啊，你看那些房子，尽管至今已过百年，但依然保存完好，墙的红砖依然坚实光滑，没有半点风化的迹象，岁月的刻刀没能在它的身上留下多少痕迹。现在，这些房子里面住的都是桥头的老百姓，当年能住进这样的房子，还颇不容易呢。

没想到，这次来桥头我却有一个偏得。小荆问我：“想看看刘仁的老宅吗？”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刘仁的话题。

小荆告诉我：“刘仁出生在桥头，是革命烈士。早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和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结婚，然后两人一起回到中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刘仁在国民政府第三厅做资料编辑，绿川英子在国际广播电台做对日广播的播音员。抗战胜利后，俩人一起回到东北，不久在佳木斯相继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很可惜呀。”

他还告诉我，“刘仁的父亲也是革命烈士，叫刘汉臣，伪满时是桥头的大户，还做过桥头的镇长，因为掩护抗联官兵被日本鬼子杀害。”

小荆的话让我立刻振奋起来：这里有故事。

小荆带我们来到刘仁的老宅。

刘仁的老宅坐落在临街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已近坍塌，好在还没有被拆除。我颇有一点庆幸，因为我看到了刘仁出生和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可是，说不定哪天，这座老宅也会从桥头这块土地上消失，就像刘仁和绿川英子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渐行渐远一样，那时我们再想寻找烈

士的遗迹，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我想，我应该写写他。

2 我是谁

生活在哈尔滨保育院里的刘晓兰，不知道爸爸妈妈是谁，不知道自己是谁。每到星期天其他孩子被父母或父母的警卫员接走的时候，她只能孤零零地和阿姨在一起。

绿川英子去世仅仅不到一百天，刘仁就去世了。他们留下两个孩子，男孩叫刘星，年仅六岁，女孩叫刘晓兰，才十个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们兄妹二人从佳木斯被送到牡丹江市的一所幼儿园。当时刘仁的弟弟刘维在牡丹江纺织厂工作，这样他就能照顾一下两个孩子。不久，沈阳解放，刘维被组织上调去沈阳，走时把刘星带走，而晓兰则因为太小，由组织安排，把刘晓兰从牡丹江转送进了哈尔滨特级保育院。

对这些往事，当时还年幼的刘晓兰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了。只是后来才从二叔刘维那里知道了一点。哥哥刘星被带到沈阳后，在育才小学读书。此时东北野战军正在入关作战，二叔的生活也始终没有安定下来，他没有能力照顾刘星。于是，由政府出面，把刘星寄养在一个没有孩子的人家里，所有费用由政府来出。哥哥在那家人家生活得怎么样，刘晓兰从来没听哥哥讲过。

刘晓兰的保育院在哈尔滨的马家沟。

说到哈尔滨马家沟，人们会以为那一定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其实，它就在哈尔滨市内的繁华地带。

刘晓兰清楚地记得，当时的马家沟有一座深红色的小楼，周围环绕着高大的白桦树和杨树，旁边还有一条潺潺的小溪，这里就是刘晓兰儿时记忆中的家。在共和国刚刚建立的时候，东北到处是一片战争废墟，可谓百废待兴，老百姓的生活还十分艰难。于是这座收养烈士遗孤和高级干部子女的特级保育院，便被人称为贵族城堡。



这座马家沟保育院实行的是寄宿制。六岁以前的刘晓兰一直住在这里，她很习惯这里的生活，有小朋友，有院长妈妈，有态度和蔼亲切的保育员阿姨。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一到周末，院子里就会开来一辆接一辆的吉普车。那些平时和她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忘记了她似的，欢蹦乱跳地直奔那些身穿笔挺干部服的父亲或腰挎手枪的警卫员，那些保姆阿姨也忙前忙后地喊小朋友的名字，递小朋友的衣物，回答首长们的问话，挥手致意，好不热闹。

这个时候没有人关注刘晓兰，她只能自己一个人呆呆地躲在一边，看着小朋友上了吉普车，“突突突”地开走了。

喧闹过后，阿姨们忙着整理那些洋娃娃、布狗熊、大积木和小儿三轮车，之后也都各自回家去了。大院安静下来，只剩下院长妈妈和她。

那时候的刘晓兰，还没有爸爸妈妈的概念，只要和院长妈妈在一起，她就知足快乐了。

保育院的周末静悄悄的，院长妈妈就把刘晓兰抱在膝盖上，一边给她梳头一边夸奖她：“晓兰，你的皮肤白白的，知道吗？因为你是日本人的孩子。”“晓兰是混血儿，所以脑袋聪明。”什么是“日本人”，什么是“混血儿”，年幼的晓兰无从知晓，但她从院长妈妈的表情中看得出，这是在夸奖她，于是她便喜欢听院长妈妈唠叨这些，乖乖地坐在院长妈妈的怀里。

转眼到了1952年，刘晓兰已经六岁了，这年的夏天，刘晓兰被送进了哈尔滨市东北烈士子弟小学，这座小学建立于1948年，在哈尔滨一曼街，紧挨着东北烈士纪念馆，当时叫“东北烈士子弟小学”，现在已经改为继红小学。很显然，这里有继承红色，继承先烈遗志的含义。当时这所学校主要招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牺牲的东北烈士子弟入学，学生实行供给制，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还很困难，但是，生活在这里的几百名烈士遗孤，却受到国家的关怀，吃穿住都由国家包下来。他们不必担心吃穿，他们与贫困无缘。

渐渐长大的刘晓兰开始对自己的出身产生疑问了，自己的父母是谁？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一连串的疑问开始困扰她了。可是，周围没有一个人能给她回答清楚，跟随她的只有“这孩子是混血儿”、“她是日本人”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过去



• 1934年留学东京的刘仁



• 参加中国抗战的绿川英子

院长妈妈跟她唠叨的那句让她颇有些得意的“日本人”和“混血儿”这两个词，开始有些让她讨厌了。但是，无论她怎么讨厌，她还是背上了一个“小日本”的外号。

终于有一天，一次学校组织的忆苦思甜，让她的精神几乎崩溃了。

那天，在全校的忆苦思甜大会上，一位妇女的控诉让全体同学怒火中烧。这位妇女的丈夫是抗联战士，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宁死不降，鬼子抓来了他的儿子和女儿，儿子被当着父亲的面枪杀，未满十二岁的女儿被鬼子强奸，后来下落不明。她家的房子被日本鬼子烧毁，曾经帮助过她丈夫的那些亲戚也被日本鬼子用刀砍死。这妇女说着说着就痛哭起来，“杀人连尸首都不还的日本畜牲，不是人的日本鬼子，可怜我的孩子啊，你在哪儿呢……”

刘晓兰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流下了眼泪。

可是，就在这时，一个男孩子站起来，指着刘晓兰，怒气冲冲地嚷道：“这家伙是日本鬼子，她是小日本。”

会场突然一阵骚动，接下来便是一阵死一样的沉寂。

刘晓兰发觉自己一下子窒息了。好多年后，一想起那件事便马上喘



不过气来，而且那天的场景老是出现在她的梦中。

从这一天开始，刘晓兰便开始意识到了这个“小日本”外号的真正含义，“混血儿”和“日本人”这两个曾给她带来些许优越感的名词，从此像一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了她的身上。还有让她无法逃避的是，凡是学习中涉及抗战那段历史的时候，她都免不了脸红和心跳，仿佛这所有的罪恶都和她有关。

班主任史老师曾多次安慰她。

直到有一天，这位慈爱的史老师因为历史问题离开了学校，她临走的时候才把她所知道的事情告诉刘晓兰。从史老师沉重的语气中，刘晓兰似乎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史老师说：“晓兰，听说了吗？你父母的生前好友是东北人民政府的副主席高崇民，你能进那么好的保育院和这么好的小学，全靠高崇民为你确定的烈士遗孤这一身份，现在出现了高饶事件，他的处境也不太好，以后也许不能为你再做什么事儿了，但他是你的恩人，千万不要忘记。还有，他最了解你父母的情况，以后如果有机会，一定设法向他打听你父母的生平，不知自己的双亲可是人生一大憾事啊。”

“老师，我记住了。”刘晓兰把史老师当成自己的亲人，至少史老师可以保护她。现在史老师要走了，她有些害怕。

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刘晓兰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还有个亲戚。快放寒假的前几天，老师把刘晓兰叫到校长办公室，一个自称是晓兰二叔的中年人出现在她的面前。

“哎呀晓兰，我是你二叔哟，是你爸爸的大弟刘维呀。啊，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你妈妈了。”正跟校长说话的二叔见晓兰进来，便笑咪咪地盯住了晓兰的脸。

“晓兰，这可真是好事，你有亲戚了，还有哥哥呢。”校长很替晓兰高兴。

“晓兰，咱们回家去，跟二叔一起坐火车回家去。”

二叔家在公主岭市，从哈尔滨坐火车五六个小时。在公主岭的火车站，二婶和四个堂兄妹迎接她，可是哥哥刘星却没来。

公主岭是吉林省的一座城市，因为清朝的一位公主死后葬在这里，便称“公主陵”。后来因为忌讳这个“陵”字，便将“陵”改为“岭”，

所以便叫公主岭了。

二叔家是一处日伪时期留下来的日式建筑，因为二叔是农业专家，任吉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主任，所以家里条件还挺好的，很干净，也很富裕。二叔单位离家不远，他下班的时候，晓兰和几个孩子便都到门口去迎接二叔，二叔也总是笑吟吟地迎上来，把孩子们都搂到一起，还特别关心地问晓兰冷不冷，作业写完没有，边说边拿出刚买的糖葫芦。这个寒假晓兰过得非常快乐，这是她第一次在自己亲人家里过的寒假。

但是，整个寒假，二叔从来没有提起晓兰父母的事情。

快开学了，晓兰要回学校的时候，二叔高兴地说：“明年春节还到二叔家过，再把你哥哥刘星也接过来。”

可以看到哥哥了，晓兰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她天天都盼着快点放寒假，好到二叔家，就可以和哥哥见面了，这是她这世上唯一的最亲的亲人。

可是，几年过去了，晓兰再也没有见到二叔。直到上了中学，在一年级快放暑假的时候，晓兰突然收到二叔的来信，二叔在信中说：“由于工作关系，不能去接你，自己回来吧，你哥哥也来。”随信还寄来了火车票钱。

就要见到哥哥了，晓兰高兴极了。

火车到了公主岭。一下车，晓兰就看到二叔的大儿子和一个英俊的青年站在检票口，青年快步走上前，拉住晓兰的手说：“晓兰，我是刘星，是你哥哥。”

兄妹俩已经十一年没有见面了，从一岁的时候分开，这是第一次见面，哥哥已经是十七岁的英俊青年了。那些年，自从晓兰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叫刘星的哥哥之后，连做梦都想着要见这个世上的唯一亲人，喊他一声“哥哥”，可是现在哥哥就站在面前，她却羞于出口，不觉间眼泪流了出来。

二叔家的变化让晓兰吃惊，两年前的日本洋房，现在换成了小土房，又窄又暗。二叔也不再是研究所的主任，而是单位的清扫员了。

后来晓兰才知道，二叔这几年过得很不顺当，由于他去日本留过学，被人说成是日本间谍和卖国贼，两年前被定为右派，主任一职被撤，房子被换，工资被降。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每天依然满面笑容的二



叔，上班的时候不是在搞科研，而是在打扫厕所。

有一天，二叔终于对刘星和晓兰说出他们父母的真相。

那天，晓兰姐妹和邻居的女孩儿在院子里玩，因为一点小事邻居女孩儿翻脸了，朝着晓兰和堂妹大声骂起来：“右派，右派，日本鬼子！日本鬼子！”

没想到，哥哥刘星怒不可遏，冲上去就给了那个女孩儿一巴掌。这下闯祸了，女孩儿的妈妈知道后，疯一样地冲进二叔家，抓住刘星就劈头盖脸地打起来。正在厨房做饭的二婶赶紧赔礼道歉，说着小话，可那女人不依不饶。

无奈的二婶急忙返回厨房，把刚做好的红烧肉盛了一大碗送给她，这胖女人才住了手。那时二叔家的生活已很艰难，这顿红烧肉是二婶攒好久的副食票才做成的，本想晓兰兄妹就要开学了，让他们好好改善改善。可是，给了那胖女人一碗后，锅里就所剩无几了。吃饭的时候，二婶气得直骂那个胖女人，二叔连连摆手：“息事宁人，息事宁人。”

当天晚上，二叔把晓兰兄妹俩叫到里屋，从来也不提父母之事的二叔终于开口了。他沉着脸说：“你们两个好好听着。你们的妈妈确实是日本人。我去过日本也是事实。我小时候你们的爸爸常对我说，知识救国，受了他的影响，我是1934年去的日本。你们的爸爸比我先去的。在东京留学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你们的父母相识恋爱的事我都知道，他们死的时候我也陪在他们的身旁。你们记着，你们的妈妈虽然是日本人，但她是来中国参加抗日的日本人，你们的爸爸也是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相信我的话，你们应该为自己的父母感到骄傲。”

哥哥刘星央求二叔再讲详细一些，但处境不好的二叔还是出言谨慎，他不愿意讲得更多，只是说：“人都死了，过去的事知道也没啥用，你们现在作为烈士遗孤受到政府的优厚待遇，生活有保障，这就挺好，我也放心。有些事情也比较复杂，待长大后再详细告诉你们。平时用不着提及父母的事，努力学习就行了。但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你们爸爸叫刘仁，又叫刘砥方，妈妈本名长谷川照子，后改名叫绿川英子，1947年因为手术失败去世，不久你们的爸爸也相继去世了，两人都葬在佳木斯。”

3 爸、妈，你们在哪里

爸爸和妈妈都葬在佳木斯，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坟墓在哪里呢？

那年暑假是刘晓兰学生时代最后一次去二叔家了，回到学校不久，晓兰得知，被定为右派分子、日本间谍兼反动专家的二叔被赶出公主岭，到偏远地区劳动改造去了。不久，晓兰收到二婶的来信，说是因为背景不好，以后尽量不轻易寄信，以免受到牵连，有什么事就和本溪桥头老家的三叔刘维箴联系。

从此，好多年了，晓兰就和二叔失去了联系。直到1975年，晓兰才有了二叔的消息，待她去看望二叔的时候，发现当年她崇敬的二叔已经衰老了很多，人也有些呆滞，很少和人说话，总像在回忆什么，离开别人的帮助连站立都难，只有温和的笑容与从前一样。

望着二叔那满脸的皱纹，晓兰突然感到岁月在二叔内心留下的痛苦。二叔曾经承诺过，等他们长大一些，就把他们父母的事情告诉他们，现在，晓兰来看望二叔，原本也是打算好好向二叔了解自己父母的生平。可是看到二叔的身体状况，晓兰实在不忍心再烦他老人家。

按照二婶信中告诉的地址，晓兰与生活在本溪市桥头镇的三叔刘维箴取得了联系。这一年，晓兰被保送进了哈尔滨第三十二高中，并加入了共青团。

哥哥刘星也去了三叔家，和三年前看到的哥哥不一样了，哥哥又长高了，声音也变了。在田间的小路上，哥哥打出的口哨声，悠扬婉转。哥哥考上了北京大学原子物理系。那几天，哥哥有些出格的言论，让晓兰不免有些替他担心。哥哥更多地继承了父母亲的气质和秉性，总是忧国忧民，愿意思考，并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可是，无论你的出发点是什么，无论你的见地成熟与否，这在当时都是大逆不道的。可是哥哥并不在意，虽然他也意识到这样做会带来怎



样的后果。

不出所料，半年后，哥哥和几名北京大学的“特级反动学生”被押送到河北沙城，在那里度过多年的劳改生活。

三叔家是个热闹的大家庭，晓兰去的那年，三婶挺着大肚子，正怀着第九个孩子。三叔在镇里的油粮加工厂工作。提到晓兰的爸爸，他总是笑着说，“我可比不上你爸爸，不识几个大字。”实际上，晓兰看过三叔的毛笔字，写得可棒了。

晓兰的祖父一共有三个儿子，三叔是最小的一个，是祖父母的掌上明珠，何况两个哥哥都先后离开桥头，在外求学，甚至留学日本，家里不能没有一个儿子在身边承继祖业。所以，三叔从小就被“严格管制”，从未离开过本溪。而三叔也没有两位哥哥那样的野心，他很听话，老老实实地管理着刘家的产业和粮油加工厂，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家的产业连加工厂全归国有，但因为三叔有经营管理以及技术经验，所以被继续留在了加工厂。

但是三叔毕竟也是生活在那样的时代，他的家庭出身，祖父的历史问题和两个哥哥的复杂背景，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写检讨受批判就不用说了，孩子们的升学就业当然也受其影响，生活很不安宁。

在父亲的老家，晓兰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她努力寻找着父亲留下的遗迹，每每看到一个让她惊喜的地方，心里就总是在想，这一定也是父亲当年来过的地方。三叔带他们来到刘家祖坟，看到那黑土隆起的坟包，她心里突然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她不再是漂泊的浮萍了，无论她出生在哪里，无论她生活在何处，她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祖先，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家乡。

这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家吃饭成了问题，大街上也到处都可以看到盲流。但是相比之下，三叔家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因为他在粮油加工厂工作，用厂里分的一些大豆做豆腐、生豆芽、磨豆粉，还真解决了不少问题。三叔家里，还养了一口猪。返校的那天，三婶怕她路上饿，便烙了甜豆馅儿饼，让她带上。还一再嘱咐说：“现在路上不安宁，小心点，吃的东西要吃一点拿一点，别太惹人注意了。”

从桥头回哈尔滨需要在沈阳换车。到沈阳站的时候，晓兰才发现，这里很乱，从哈尔滨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这样，才一个月的工夫，不知从

哪里涌出来那么多的盲流。有的躺在车站横七竖八地睡着，有的坐在那里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你，有的衣衫褴褛找你讨吃的，有的来回乱窜让你不得不小心躲避，生怕惹恼了他们。

晓兰找到一个边角地方坐下来，才想起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她刚刚从背包里拿出甜饼要往嘴里送的时候，突然一个人影从眼前一闪，手里的甜饼就不见了。晓兰抬头一看，几步之外，一个头发蓬乱、衣衫褴褛的男人正在咬她的甜饼。晓兰气得站起身，指着那男人说：“你怎么抢我的东西？”

那男人一时呆住了，不知所措。也许他看到眼前的竟是一个小女孩儿，而自己一个大男人抢一个小女孩儿的食物实在有些可耻，拿饼的手停在了嘴边，一时不知所措。

晓兰突然从内心涌出一丝的怜悯，后悔不该指责他，也许他真的快饿死了，不然他也不会这样。晓兰看到周围好几个盲流眼睁睁地盯着她的包，她有些慌了，她想赶紧逃走，可是又没有勇气，冲动之下，她干脆把包里所有吃的全拿出来，递给了那些饥肠辘辘的人。看着他们争抢的样子，晓兰又害怕又难过。

日本投降后，虽然在哈尔滨的日本人陆续被遣返回了日本，但还有一些日本妇女因各种原因留在了中国，没能回去。刘晓兰有一位同学，她家不远处就有一个小缝纫厂，在那儿工作的据说全是由于种种原因战后没能回国的日本妇女。同学知道刘晓兰是日本混血儿，就带她去看这些日本妇女，还撺掇刘晓兰去和她们交谈。刘晓兰却不肯，虽然她想要揭开自己的出身之谜，可是在同学面前，她总是表现出对日本漠不关心的样子。

但是，自从知道了这个地方之后，刘晓兰便总是身不由己地走到那里，站在窗外，偷看这些日本人的表情，听她们说着听不懂的日本话。虽然她们的穿戴和长相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在刘晓兰心里，却把她们和妈妈连在了一起，仿佛妈妈就是坐在她们中间的一位，说着，笑着，只是她不认识而已。晓兰知道自己的妈妈早已去世，但是她却有一种冲动，想要走到她们中间去，和她们一起交谈。尽管晓兰知道这些日本遗留的妇女，对她的母亲绿川英子一无所知，但她还是希望能从她们那里，听到一些关于母亲的事。



晓兰对这些遗留妇女有了一丝的怜悯之心，她知道这些妇女有多么不幸，她们是战争的受害者。她们的亲人或是死去，或是伤残，而她们虽然活了下来，却被遗弃在异国他乡，背负着战争的罪恶和屈辱。相比之下，晓兰有些庆幸，自己和这些人比起来，毕竟还是幸运的，虽然母亲也是日本人，虽然自己是个孤儿，可是自己毕竟还是烈士的遗孤，还享受着政府的关照，儿时上的是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上的也是最好的小学，中学和高中都是国家保送，就连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政府也保证让自己吃上饱饭。虽然自己也曾受到过一些委屈，可是和这些遗留妇女比起来，自己真的是很幸运了。

这一年，刘晓兰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本来她的第一志愿是报考哥哥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是如果考不上北京大学，那么就是离北京近一些的天津南开大学，如果再不行，那就到唐山铁道学院，至少可以坐火车不用花钱，那她就可以随时到北京看哥哥，到公主岭和桥头看二叔和三叔了。

然而，晓兰的大学时代正好赶上了那个动荡的年代，学校里无休止的大批判甚至武斗让晓兰感到了厌倦。她无事可做，于是便乘车来到了桥头老家。

这时正是1967年的12月底。她想，莫不如趁此时机北上佳木斯，看看能不能找到父母的墓地，反正现在乘车住宿都不花钱，对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刘晓兰来说，这是寻找父母墓地的最好时机。

其实，要寻找父母的墓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父母去世已经二十年了，这些年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地方因为战后建设，一些无主的坟墓都已经被平掉了，即便父母的坟墓保留在烈士陵园，但是是否有明显的标记也不可知。

其实早在1952年的时候，身为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崇民一直惦记着老部下、老朋友刘仁与绿川英子。他曾去佳木斯为刘仁和绿川英子扫墓，当他看到简陋的坟墓后，曾让佳木斯市重新选址。但不久发生了高饶事件，东北不少干部受到牵连，修墓之事便不了了之。然而十年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高崇民率团到东北地区视察时，专程来到佳木斯祭扫刘仁和绿川英子夫妇的陵墓。可是，佳木斯民政部门的领导和管理烈士陵园的部门，谁也说不清刘仁与